

五燈會元卷第十七

宋沙門大川濟纂

昆十

青原下二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神儀

昆十

一

挺異幼而生知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
遂損減飲膳日纔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
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削二十五詣杭州
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爲勇猛或風雨晝
夜宴坐邱塚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
杭首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後叅馬
祖重印前解法無異說依止二夏乃謁石頭
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
裏無奴婢離箇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
撮得虛空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

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
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贓誣於人
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鑿禪
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後卜荊州當陽紫
陵山學徒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時
崇業寺上首以狀聞於連帥迎入城郡之左
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廢主僧靈鑒將
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
乃中宵潛往哀請肩昇而至時江陵尹右僕
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
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公愈加歸向由是石
頭法道盛矣師因龍潭問從上相承底事如
何師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潭曰這箇眼目
幾人具得師曰淺草易爲長蘆僧問如何是

祖塔銘載弟子慧海智藏等十一人道悟
其一也又呂夏卿張無盡著書皆稱道悟
嗣馬祖宗門反以爲悞然佛國白續燈錄
敎雪寶顯爲大寂九世孫祖源通要錄中
收爲馬祖之嗣達觀頤以丘玄素碑證之中
疑信相半蓋獨見丘玄素碑而未見符載
碑耳今以二碑參合則應以天皇道悟嗣
石頭以慧真文貴幽閑嗣之而於馬祖法
嗣下增入天王道悟以龍潭崇信嗣之始爲不差悞矣

青原下三世

天皇悟禪師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諸宮人也其家賣餅師
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爲靈鑒潛請居天皇寺
人莫之測師家於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天
皇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
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
邪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皇曰是汝持來
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皇曰
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

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
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
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
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
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
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
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師後詣澧
陽龍潭棲止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
玩者得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即道來有尼
問如何得爲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曰
是尼四十

還有爲僧時也無師曰汝即今是甚麼曰現
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李翹刺史問
如何是真如般若師曰我無真如般若李曰
幸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青原下四世

龍潭信禪師法嗣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廿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嘗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擣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箇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

那箇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劙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直抵鴻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

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瀉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師住澧陽三十年屬唐武

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將訪求哲匠住持聆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宗風上堂若也於已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

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小參示衆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麼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撥立覺云

華林中喚作隔下語且從祇如德山道問話者三十棒意作麼生

僧參師問

維那今日幾人新到曰八人師曰喚來一時

生按著龍牙問學人仗鎧鉤劍擬取師頭時

如何師引頸近前曰因法眼別云汝向甚麼處下手

牙曰

頭落也師呵呵大笑牙後到洞山舉前話山

曰德山道甚麼牙曰德山無語洞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便懺謝有僧舉似師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甚麼用處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打曰出去莫向這裏扇問如何

是佛師曰佛是西天老比丘雪峯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打一棒曰道甚麼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峯因此有省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雖如此於唱

是十

教門中猶較些子

休福問招慶秋如巖頭出世有何言教過於德山便

這麼道慶云汝不見巖頭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福云中後如何慶云展開黎莫不識痛痒福云和尚今日非唯舉話慶云展開黎示是甚麼心行明招云大小招慶錯下名言示

衆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

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爲甚麼也三

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

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

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

巖頭云德山老人尋常祇據一條白棒佛來亦打祖來亦打爭奈較些子東禪齊云秋如臨濟

道我從來疑著這漢是肯底語不上堂問即有過不問猶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始禮拜爲甚麼便打師曰待汝開口堪作甚麼師令侍者喚義存即雪峯也存上來師曰我自喚義存汝又來作甚麼存無對上堂我先祖見處即不然這裏無祖無佛達磨是老臊胡釋迦老子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擔屎漢等覺妙覺是破執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疣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有僧相看乃近前作相撲勢師曰與麼無禮合喫山僧手裏棒僧拂袖便行師曰饒汝如是也祇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師打曰須是我打你始得曰諸方有明眼人在師曰天然有眼僧擘開眼曰猫便出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師見僧

來乃閉門其僧敲門師曰阿誰曰師子兒師乃開門僧禮拜師騎僧項曰這畜生甚處去來雪峰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師乃打趣却喚曰會麼峯曰不會師曰我恁麼老婆心也不會僧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便喝師因疾

卷十
僧問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哪阿哪師復告衆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卽唐咸通六年十二月三日也謚見性禪

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新到叅師問其中事卽

易道不落其中事始終難道曰某甲在途中時便知有此一問師曰更與二十年行脚也不較多曰莫不契和尚意麼師曰苦瓜那堪待客問僧古人有一路接後進初心汝還知

否曰請師指出古人一路師曰恁麼則闍黎知了也曰頭上更安頭師曰寶峯不合問仁者曰問又何妨師曰這裏不曾有人亂說道理出去巖頭僧來叅師豎起拂子曰落在此機底人未具眼在僧擬近前師曰恰落在此

卷十
機僧回舉似巖頭頭曰我當時若見奪却拂子看他作麼生師聞乃曰我豎起拂子從伊奪總不將物時又作麼生巖頭聞得又曰無星秤子有甚辨處

青原下五世

德山鑒禪師法嗣

鄂州巖頭全鑑禪師泉州柯氏子少禮青原誼公落髮徃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游禪苑與雪峰欽山爲友自杭州大慈山遷迤造于臨濟屬濟歸寂乃謁仰山纔入門

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山曰作麼師便喝山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參堂山曰這箇阿師稍似箇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山曰閻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山曰甚麼處學得這虛頭來師曰全麌終不自謾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一日參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麌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擡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峰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峰舉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會未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師去問汝不肯老僧

那師密啓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未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山果三年後示滅一日與雪峰欽山聚話峰薦指一椀水欽曰水清月現峰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却水碗而去師與雪峰同辭德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暫辭和尚下山去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曰子憑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過於師方堪傳受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曰如是如是當善護持二士禮拜是年十而退師住鄂州巖頭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燒舞棹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

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師後庵于洞庭臥龍山徒侶臻萃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聲前古毳爛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上堂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覩三兩段義似衲僧說話又

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師舉師曰吾教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擘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嚴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嚴無語夾山下一僧到石霜纔跨門便道不審霜曰不必闇黎

昆十

十一

僧曰恁麼則珍重又到師處如前道不審師嘘一噓僧曰恁麼則珍重方回步師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山上堂曰前日到巖頭石霜底阿師出來如法舉似前話其僧舉了山曰大眾還會麼衆無對山曰若無人道得山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劒巖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劒師與羅山卜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回顧曰作麼山舉手指曰這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歇次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山曰不肯德山即不問祇如洞山有何虧闕師良久曰洞山好佛祇是無光山禮拜僧問利劍斬天下誰

是當頭者師曰暗僧擬再問師咄曰這鈍漢
出去問不歷古今時如何師曰卓朔地曰古
今事如何師曰任爛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
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劔麼曰收得師引頸
近前曰团曰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到

雪峰峰問甚處來曰巖頭來峰曰巖頭有何
言句僧舉前話峰便打三十棒趕出問二龍
爭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僧問雪峰聲聞人
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
和尚見性如何峰打柱杖三下僧後舉前語
問師師與三摑問如何是三界主師曰汝還
解喫鐵捧麼德山一日謂師曰我這裏有兩
僧入山住庵多時汝去看他怎生師遂將一
斧去見兩人在庵內坐師乃拈起斧曰道得
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下斧二人殊不顧師

鄧下斧曰作家作家歸舉似德山山曰汝道
他如何師曰洞山門下不道全無若是德山
門下未夢見在僧參於左邊作一圓相又於
右邊作一圓相又於中心作一圓相欲成未
成被師以手一撥僧無語師便喝出僧欲跨
門師却喚回問汝是洪州觀音來否曰是師
曰祇如適來左邊一圓相作麼生曰是有句
師曰右邊圓相聲曰是無句師曰中心圓相
作麼生曰是不有不無句師曰祇如吾與麼
又作麼生曰如刀晝水師便打瑞巖問如何
是毗盧師師曰道甚麼巖再問師曰汝年十
七八未問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去問如何
是巖中的的意師曰謝指示曰請和尚答話
師曰珍重問三界競起時如何師曰坐却著
曰朱審師意如何師曰移取廬山來卽向汝

道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喝曰是誰起滅問
輪中不得轉時如何師曰澁問路逢猛虎時
如何師曰拶問如何是道師曰破草鞋與拋
向湖裏著問萬丈井中如何到底師曰呌
僧再問師曰脚下過也問古帆未挂時如何

是

十三

師曰小魚吞大魚又僧如前問師曰後園驢

契草迺後人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

作噓聲師嘗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

去唐光啓之後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

晏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傳刃焉

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即

光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之獲

舍利四十九粒衆爲起塔謚清嚴禪師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泉州南安曾氏子家世

奉佛師生惡葷茹於袒裸中聞鐘梵之聲或

見幡花像設必爲之動容年十二從其父遊

莆田玉澗寺見慶立律師遽拜曰我師也遂

留侍焉十七落髮謁芙蓉常照大師照撫而

器之後徃幽州寶刹寺受戒久歷禪會緣契

德山唐咸通中回閩中雪峰創院徒侶翕然

懿宗錫號真覺禪師仍賜紫袈裟初與巖頭

至澧州鼈山鎮阻雪頭每日祇是打睡師一

向坐禪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起來頭曰作

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邃箇漢行脚到

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祇管打睡頭喝曰

噇眠去每日牀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

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自點胸曰我這

裏未穩在不敢自護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

孤峰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

話師曰我實未穩在頭曰你若實如此據你

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
刻却師曰我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
箇人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又見洞
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渠今
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
徹在師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
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
如桶底脫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
不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若
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將來與
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
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龜山成道師在洞山
作飯頭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
曰沙米一時去山曰大眾喫箇甚麼師遂覆
却米盆山曰據予因緣合在德山洞山一日

問師作甚麼來師曰斫槽來山曰幾斧斫成
師曰一斧斫成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
麼生師曰直得無下手處山曰猶是這邊事
那邊事作麼生師休去汾陽代云某甲早因也 師辭洞
山山曰子甚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山曰當時
從甚麼路出師曰從飛猿嶺出山曰今回向
甚麼路去師曰從飛猿嶺去山曰有一人不
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師曰不識山曰爲甚
麼不識師曰他無面目山曰子既不識爭知
無面目師無對住後僧問和尚見德山得箇
甚麼便休去師曰我空手去空手歸問祖意
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雷聲震地室內不聞又
曰閻黎行脚爲甚麼事問我眼本正因師故
邪時如何師曰迷逢達磨曰我眼何在師曰
得不從師問剃髮染衣受佛依蔭爲甚麼不

許認佛師曰好事不如無師問座主如是兩字盡是科文作麼生是本文主無對

五雲代云更分著

三段間如何是佛師曰寐語作甚麼問如何

是覲面事師曰千里未是遠問如何是大人

相師曰瞻仰即有分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

事師曰義墮也問寂然無依時如何師曰猶

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子下揚州問承古

有言師便作臥勢良久起曰問甚麼僧再舉

師曰虛生浪死漢問箭頭露鋒時如何師曰

好手不中的曰盡眼沒標的時如何師曰不

妨隨分好手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不將語

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

來曰神光來師曰晝喚作日光夜喚作火光

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師自代曰日光火光

棲典座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

話分如何是語話師把住白道道棲無對師

遂踢倒棲當下汙流問僧甚處來曰近離浙

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

到這裏曰有甚麼隔礙師便打問古人道覲

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是曰如何是覲面相呈

師曰蒼天蒼天師謂衆曰此箇水牯牛年多

少衆皆無對師自代曰七十九也僧曰和尚

爲甚麼作水牯牛去師曰有甚麼罪過問僧

甚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若問

汝此間佛法如何汝作麼生祇對曰待問即

道師便打後舉問鏡清這僧過在甚麼處清

是十六道師便打後舉問鏡清這僧過在甚麼處清

曰問得徹困清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曰如是

如是一日謂長慶曰吾見鴻山問仰山從上

諸聖向甚麼處去他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間

汝道仰山意作麼生慶曰若問諸聖出沒處恁麼道即不可師曰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

作麼生道慶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慶曰

何異於錯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與此間

相去多少曰不遙師豎起拂子曰還隔這箇
麼曰若隔這箇即遙去也師便打出問學人

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

微塵終不敢瞎却一僧眼問四十九年後事
即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薦口

打僧辭去參靈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雲舉

拂子曰出世後如何雲亦舉拂子其僧却回

師曰返太速乎曰某甲到彼問佛法不契乃

回師曰汝問甚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問我

爲汝道僧便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舉起拂

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便

打箇僧舉問立沙沙云汝欲會麼我與汝說了也中心樹子猶屬我在崇壽調云爲當打伊解處則有道理師舉六祖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乃曰大小粗

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孚上座侍立不覺齒齒師曰我適來恁麼道也好喫

二十拄杖師行脚時參烏石觀和尚纔敲門石問誰師曰鳳凰兒石曰來作麼師曰來啗

老觀石便開門擣住曰道道師擬議石拓閉却門師住後示衆曰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一隊喧酒糟漢向甚麼處摸索師問慧全汝得入處作麼生全曰共和尚商量了

師曰甚麼處商量曰甚麼處去來師曰汝得入處又作麼生全無對師便打全坦問平田

淺草塵鹿成羣如何射得塵中主師喚全坦

坦應諾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來曰鴻山來

師曰鴻山有何言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鴻山據坐師曰汝肯他否曰某甲不肯他師曰鴻山古佛汝速去懺悔玄沙云
漢蹉過鴻山也閩王問曰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師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曰請師樣子師展兩手雲門云一舉四十九僧問學人道不得處請師道師曰我爲法惜人師舉拂子示一僧其僧便出去長慶舉似王延彬太傅了乃日和尚是甚麼行日此僧合喚轉與一頓棒王心行曰幾放過師問長慶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麼生慶便出去鷲湖別云喏問僧甚處來曰藍田來師曰何不入草長慶險上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攏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然曰和尚作麼

是十

大

生沙曰用南山作麼一日有兩僧來師以手拓庵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師低頭歸庵僧辭去師問甚麼處去曰湖南師曰我有箇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去書曰某書上師兄某一自鼈山成道後迄至于今飽不飢同叅某書上僧到巖頭問甚麼處來曰雪峰來有書達和尚頭接了乃問僧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頭曰他道甚麼曰他無語低頭歸庵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曰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祇這是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長慶問雲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曰有日作麼全門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曰狼藉不

少問僧甚麼處去曰識得即知去處師曰你是了事人亂走作麼曰和尚莫塗汙人好師曰我即不塗汙你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我說來看曰殘羹餽飯已有人契了師休去有一僧在山下卓庵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

是十

十九

溪邊舀水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曰溪深杓柄長師聞得乃曰也甚奇怪一日將剃刀同侍者去訪纔相見便舉前話問是庵主語否主曰是師曰若道得即不剃你頭主便洗頭胡跪師前師即與剃却師領徒南遊時黃涅槃預知師至攜策前迎抵蘇溪邂逅師問近離何處槃曰辟支巖師曰巖中還有主麼槃以竹策敲師轎師乃出轎相見槃曰曾郎萬福師遽展丈夫拜槃作女人拜師曰莫是女人麼槃又設兩拜遂以竹策畫地

右繞師轎三匝師曰某甲三界內人你三界外八你前去某甲後來槃回師隨至止囊山憩數日槃供事隨行徒衆一無所缺上堂此事如一片田地相似一任諸人耕種無有不承此恩力者玄沙曰且作麼生是這田地師曰看沙曰是即是某甲不與麼師曰你作麼生沙曰祇是人人底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時一僧出曰和尚怪某甲不得又一僧曰用入作甚麼師便打玄沙謂師曰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麼生師將三箇木毬一時拋出沙作斫牌勢師曰你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曰也是自家事一日陞座衆集定師輶出

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師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曰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牕櫺中拋入師便開門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師因閻王封柑橘各一顆遣使送至東問既是一般顏色爲甚名字不同師遂依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沙將一張紙蓋却問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師曰生死海未渡爲甚麼覆却船僧無語乃回舉似覆船船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師曰此不是汝語曰是覆船恁麼道師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

是十

三十一

是十

主

五

不干閣黎事問大事作麼生師執僧手曰上座將此問誰有僧禮拜師打五棒僧曰過在甚麼處師又打五棒喝出問僧甚處來曰嶺外來師曰還逢達磨也無曰青天白日師曰自己作麼生曰更作麼生師便打師送僧出行三五步召曰上座僧回首師曰途中善爲問拈椎豎拂不當宗乘未審和尚如何師豎起拂子僧乃抱頭出去師不顧法眼代云大戰將衆看此一員問三乘十二分教爲凡夫開演不爲凡夫開演師曰不消一曲楊柳枝師謂鏡清曰古來有老宿引官人巡堂曰此一衆盡是學佛法僧官人曰金屑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清代曰比來拋軀引玉法眼別云官人上堂何得貴耳戰目上堂舉拂子曰這箇爲中下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師舉拂子僧曰這箇爲中下師便打問國

師三喚侍者意如何師乃起入方丈問僧今夏在甚麼處曰涌泉師曰長時涌暫時涌曰和尚問不著師曰我問不著僧曰是師乃打普請次路逢一獮猴師曰人人有一面古鏡這箇獮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曰曠劫無名

何以彰爲古鏡師曰瑕生也聖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閩帥施銀交牀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拓地曰輕打我輕打我僧問踰山云雪峰道輕打我意作麼生問山云頭上插瓜蓋垂尾脚跟齊問吞盡毘盧時如何師曰福唐歸來還平善否上堂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汝向甚麼處捫摸僧問保福祇如雪峰有甚福云我不可作麼言教便似羚羊挂角時雪峰弟子不得師之法席常不減千五百衆梁開平戊辰三月示疾閩帥命醫師曰吾非

疾也竟不服藥遺偈付法五月二日朝遊藍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

洪州感潭資國禪師白兆問家內停喪請師慰問師曰苦痛蒼天曰死却爺死却娘師打了趨出師凡接機皆如此

天台瑞龍慧恭禪師福州羅氏子謁德山山問會麼曰作麼山曰請相見曰識麼山大笑遂許入室洎山順世乃開法焉

泉州瓦棺和尚在德山爲侍者一日同入山斫木山將一椀水與師師接得便喫却山曰

是

主

會麼師曰不會山又將一椀水與師師又接喫却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曰何不成褫取不會底師曰不會又成褫箇甚麼山曰子大似箇鐵橛住後雪峰訪師茶話次峰問當時在德山斫木因緣作麼生師曰先師當時肯

我峰曰和尚離師太早時面前偶有一椀水

峰曰將水來師便度與峰接得便潑却

雲門云莫爲底

壓良爲底

襄州高亭簡禪師參德山隔江纔見便云不審山乃搖扇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

不回顧

青原下六世

巖頭齋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閩之許氏子自幼披緇秉戒無缺初禮巖頭問曰如何是本常理頭

曰動也曰動時如何頭曰不是本常理師良

久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沈生死師遂領悟便禮拜頭每與語微醻無忒後謁夾山山問甚處來曰卧龍來山曰來時龍還起也未師乃顧視之山曰炙瘡癬上更著艾燶

曰和尚又苦如此作甚麼山休去師乃問山與麼即易不與麼即難與麼與麼即惺惺不

與麼不與麼即居空界與麼不與麼請師速

道山曰老僧謾闇黎去也師喝曰這老和尚

而今是甚時節便出去

後有僧舉似巖頭頭云苦哉將我一枝佛

流將去法與麼師尋居丹丘瑞巖坐磐石終日如愚

每自喚主公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

受人謾

後有僧參玄沙沙問近離甚處云瑞云一等是弄精魄也甚奇怪乃云何不且在

彼住云已遷化也沙云而今還喚得應麼僧對師統衆嚴整江表稱之僧問頭上寶蓋現

廷下雲生時如何師曰披枷帶鎖漢曰頭上無寶蓋足下無雲生時如何師曰猶有杻在曰畢竟如何師曰齋後因鏡清問夫不能覆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即被覆載清曰若不是瑞巖幾遭也師自稱曰師彥僧問如

何是佛師曰石牛曰如何是法師曰石牛兒曰恁麼即不同也師曰合不得曰爲甚麼合不得師曰無同可同合甚麼問作麼生商量即得不落階級師曰排不出曰爲甚麼排不出師曰他從前無階級曰未審居何位次師曰不坐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師曰名聞三界重何處不歸朝一日有村媼作禮師曰汝速歸救取數千物命媼回舍見兒婦拾田螺歸媼遂放之水濱師之異迹頗多茲不繁錄逝後塔于本山謚空照禪師

懷州玄泉彥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日落投孤店問如何是佛師曰張家三箇兒曰學人不會師曰孟仲季也不會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吽曰轉後如何師曰是甚麼福州羅山道開禪師長溪陳氏子出家於龜

山年滿受具徧歷諸方嘗謁石霜問去住不寧時如何霜曰直須盡却師不契乃參巖頭亦如前問頭曰從他去住管他作麼師於是服膺闍帥飲其法味請居羅山號法寶禪師開堂陞座方斂衣便曰珍重時衆不散良久師又曰未識底近前來僧出禮拜師抗聲曰也大苦哉僧擬伸問師乃喝出問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道甚麼問當鋒事如何辨明師舉如意僧曰乞和尚垂慈師曰大遠也問急急相投請師一接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箭過也問九女不攜誰是哀提者師曰高聲問僧擬再問師曰甚麼處去也僧來參師問名甚麼曰明教師曰還會教也未曰隨分師豎起拳曰靈山會上喚這箇作甚麼曰拳教師笑曰若恁麼喚作拳教復展兩足曰這箇是

甚麼教僧無語師曰莫喚作脚教麼師在禾

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次把拄杖向面前一

攔矩無對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雙駒後

舉似殊山山云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僧辭保福福問甚處去

曰禮拜羅山福曰汝向羅山道保福秋間上

昆十

圭

府朝覲大王置四十箇問頭問和尚忽若一

句不相當莫言不道僧舉似師師呵呵大笑

曰陳老師自入福建道洪塘橋下一寨未曾

見有箇毛頭星現汝與我向從展道陳老師

無許多問頭祇有一口劍一劍下須有分身

之意亦有出身之路若不明便須成末僧回

舉似福福曰我當時也祇是謳伊至秋朝覲

師特爲辦茶筵請福福不赴却向僧曰我中

間曾有謳語恐和尚問著僧歸舉似師曰汝

向他道猛虎終不食伏肉僧又去福遂來無

軫上座問祇如巖頭道洞山好佛祇是無光

禾審洞山有何虧闕便道無光師召軫軫應

諾師曰灼然好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爲甚

麼撥無軫話師曰甚麼處是陳老師撥你話

處快道快道軫無語師打三十棒趕出軫舉

似招慶慶一夏罵詈至夏末自來問師乃分

明舉似慶便作禮懺悔曰洎錯怪大師僧舉

寒山詩問白鶴銜苦桃時如何師曰貞女室

中吟曰千里作一息時如何師曰送客郵亭

外曰欲往蓬萊山時如何師曰欹枕覩獮猴

曰將此充糧食時如何師曰古劍觸體前問

如何是百草頭上盡是祖師意師曰刺破汝

眼問如何是道師曰倚著壁問前是萬丈洪

崖後是虎狼師子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自

在問三界誰爲主師曰還解喫飯麼臨遷化

上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事因測乃令東邊
師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迺
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
珍重言訖莞爾而寂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新到叅師曰汝豈不是

是

矣

鼓山僧僧曰是師曰額上珠爲何不現僧無
對僧辭師門送復召上座僧回首師曰滿肚
是禪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大笑而已師披
衲衣次說偈曰迦葉上行衣披來須捷機縛
分招的箭密露不藏龜

鼓山聖壽嚴禪師補衲次僧叅師提起示之
曰山僧一衲衣展似衆人見雲水兩條分莫
教露鍼線速道速道僧無對師曰如許多時
作甚麼來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福州陳氏子受業於龜

山僧問如何是靈巖境師曰松檜森森密密
遮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夜夜有猿啼問如
何是學人自己本分事師曰拋却真金拾瓦
礫作磨

五燈會元卷第十七

音釋

昇 雲俱切 音 摟 蘆侯切 音
良以切音里選 遷 呼括切 音 遷
遯旁行連延也 遷 養里切 音 空大也
刀以沼切逼上聲 挑 與逃同 傳側吏切 同
也 挑 彼注此謂之昏 委 剥音哉 插
轉切音賸 委 鳥皓切 音 上 忍

是

七